

勿忘坚固物

——施莱米尔的影子与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兴起

徐 畅

内容提要：“丧失影子”是19世纪法裔德国作家阿达贝特·冯·沙米索的童话小说《彼得·施莱米尔的奇异故事》的核心母题，其象征意涵历来说法不一，其中一种重要观点是认为影子象征着祖国。本文认为这一说法遮蔽了产生影子意象的具体生存情境：施莱米尔的影子不应被泛泛地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祖国”，而应被具体地理解为德意志民族主义兴起这个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国族身份认同。

关键词：沙米索 施莱米尔 影子 德意志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I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6)05-0085-10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DOI:10.16430/j.cnki.fl.2016.05.010

Title: Think on the Solid: Schlemihl's Shadow and the Rise of the German Nationalism

Abstract: Shadowlessness, or the lost shadow, is the central motive of Adalbert von Chamisso's novella *Peter Schlemihls wundersame Geschichte*. One of the important interpretations of this motive recognized the lost shadow as the lost motherland.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is interpretation has concealed the concrete existential situation of the shadowlessness motive. Schlemihl's shadow is not to be understood as the motherland in a general sense, but the nation-confess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ise of German nationalism.

Keywords: Adalbert von Chamisso, Schlemihl, shadow, German nationalism

Author: Xu Chang,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China. Email: xuchang@cass.org.cn

在1814年出版的童话小说《彼得·施莱米尔的奇异故事》(*Peter Schlemihls wunder-same Geschichte*, 以下简称《施莱米尔》)中,法裔德国作家阿达贝特·冯·沙米索(Adalbert von Chamisso)创造了一个奇特的意象:主人公施莱米尔将自己的影子卖给了魔鬼,从此成了一个没有影子的人。沙米索以高度写实的手法将魔鬼拿走施莱米尔的影子这个匪夷所思的过程描写得合情合理,仿佛真事一般,失去影子后的施莱米尔千方百计试图掩饰自己没有影子这个事实而做的种种努力也被描写得真实可信。由于沙米索的天才描写,“施莱米尔的影子”成了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典故,E. T. A. 霍夫曼和安徒生等作家纷纷以其为创作灵感,民间甚至还曾流行一种照不见影子的灯,名为“施莱米尔灯”(勃兰兑斯 177)。不仅如此,该意象还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丰富了后世的语汇: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借用它来描述波拿巴政变前法国的社会状况,称那一时期的“人物和事变仿佛是些颠倒的施莱米尔——没有肉体的影子”(33);维特根斯坦则以其说明思想与言说的关系,称“思想并不是一种赋予言说以生命和意思的非实体的过程,它不可能像魔鬼从地上拾起施莱米尔的影子那样,与说话分离开来”(163)。可以说,“施莱米尔的影子”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固定用语、一个成语,被用来表达各种极不可能的关系形态。

然而,沙米索为什么要创造这个奇特意象?它在《施莱米尔》原作中是否另有深意?从作品问世至今,这个问题始终极富争议。有些人将施莱米尔的影子视为“某种绝对现实的事物的童话式象征”(Wiese 116),但在其究竟象征哪种现实事物的问题上各执一词,比如认为失去的影子代表失去的祖国、资本主义原罪、失落的故乡、集体记忆甚至同性恋倾向等(Lommel 35);另一些人则认为影子并不具有确定的外部指涉,只是一个没有固定所指的单纯能指(Kuzniar 190-95);还有一些研究干脆搁置影子意象是否具有深层意涵的问题,转而探究其叙述功能(Schulz 429)或文化建构上的媒介功能(Lommel 33-50)。

本文认为,文本的核心意象是个体经验投射的基本载体,其叙述展开始终要受制于作者的情感和意识结构,因此与作者在文本创作时期的个人生活经验和情感意识密不可分。通过对《施莱米尔》的内容、结构特点及其作者沙米索个人生活经历的分析,本文认为,施莱米尔的影子是沙米索在德意志民族主义迅猛兴起这个历史背景下的国族身份认同危机的反映。

施莱米尔的无知与影子的价值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这部作品的主要内容:贫穷青年施莱米尔在富商约翰的聚会上偶然邂逅一位神秘的灰衣人,后者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魔法力量。在他的提议和诱惑下,施莱米尔用自己的影子与他交换了一只能够源源不断掏出金币的魔法钱袋。得到魔法钱袋的施莱米尔有了取之不尽的财富,却因为失去影子而遭到周围人的唾弃。备感痛苦的他千方百计想找到灰衣人换回自己的影子,却发现灰衣人原来是魔鬼。魔鬼提议施莱米尔用死后的灵魂换回影子,施莱米尔拒绝提议并扔掉了魔法钱袋。此后,施莱米尔偶然获得一双日行千里的魔法靴,他借助这双靴子开始周游世界,从事动植物学研究。由于没有影子,他只能终生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在故事结尾,施莱米尔告诫他的朋友,如果要在人们当中生活,就要吸取他的教训,学会珍爱自己的影子。

单从内容梗概看,这似乎是一篇较为典型的道德训诫模式的童话,讲述的不过是一个为金钱出卖某种更高价值的人遭受惩罚的故事。然而在实际阅读过程中,读者会发现这个简单的判断并不适用,整部作品表现出一种巨大的含义不确定性。

这种含义不确定性首先与作品在体裁和风格上的错位有关。尽管沙米索用魔鬼、隐身帽、魔法钱袋、七里靴等经典童话母题在文本中创造了一个典型的超自然的童话世界,但正如许多评论者早已指出的,这部作品具有一种完全不同于一般童话的叙述基调。用托马斯·曼的话说,整个故事“完全现实地在市民氛围中开始”,并且“极其精确地将这种现实主义和市民性的叙述格调坚持到底”,因此显得“极其严肃、极具现代情怀,无法被列入童话体裁”,甚至根本就“不适合儿童阅读”(274)。在文本的叙述中,影子一方面具有童话的超自然性质,另一方面却又被天衣无缝地放置在一个现实主义的价值序列中(高于金钱而低于良心)。由于现实中没有人能卖掉自己的影子,所以读者必然被诱使着去为影子寻找某种现实中的对应物。

其次,叙述者对于施莱米尔丧失影子这件事的态度和立场暧昧不明。尽管影子在价值排序中有一个相对明确的位置,但作品所采取的叙述方式,使读者对施莱米尔的遭遇非但不会产生“咎由自取”的道德判断,反而会感到某种同情。此外,不同于典型的道德训诫作品,施莱米尔在小说结尾发出的告诫是用一个条件句表达的:“至于你呢,我的朋友,如果你要在人们当中生活,你必须学会首先珍爱影子,然后才珍爱金子。”紧接着,全文最后一句话又明确表示,前面的劝告并不是一定需要遵循的:“要是你只打算为你自己和你的较善良的‘我’生活——啊,那你就不需要任何劝告了”(《出卖影子的人》248)。^①这样一来,无论影子所代表的价值究竟是什么,整个文本的道德训诫意义都被严重削弱了。

体裁与风格基调的错位,核心意义的暧昧不明,使得这部作品的有机整体性显得颇为可疑,难怪格里尔帕策(Franz Grillparzer)将其评价为“写得很糟”(Flores 567)。用学者弗洛瑞斯(Ralph Flores)的话说,《施莱米尔》从总体上表现出一种卡夫卡式的“不可理解性”。这种不可理解性造成的一个后果是,细致阅读该文本的过程几乎难以避免地同时成为一个尝试对其暧昧含义进行阐释的“持续而可疑”(570)的过程。对作品的核心意义、尤其是影子的含义所做的种种阐释,往往因为文本自身所呈现的矛盾之处而被削弱了解释力。不过本文认为,《施莱米尔》的“不可理解性”其实恰恰是理解它的一个关键,因为这种不可理解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主人公施莱米尔的“无知”的赋形,而施莱米尔的这种无知又是由影子所代表的那种东西的独特性质决定的。

施莱米尔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无知”的主人公出现的。面对灰衣人的提议,他之所以轻率地卖掉了自己的影子,一方面固然是由于金钱的诱惑,但更主要的原因其实是他没有认识到影子的重要性,这可以从他对灰衣人提议的反应中看出来:他认为这是一个“奇怪建议”,认为灰衣人“一定发疯了”。他的不解,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不知道一桩影子交易具体怎样操作,另一方面显然也是因为他并不觉得影子有什么价值,因此他才会问:“你有自己的影子还不够吗?这样的交易太奇特了”(200)。正是由于未能及时认识到影子的重要性,施莱米尔以一个懵懂而轻率的决定犯下了无可挽回的过错。

^① 引文采用文献为刘德中译本,并据原文略有改动。

施莱米尔开始意识到影子的重要性,是在他进入人群之后。得到钱袋的他从郊外返回城里的住处,然而刚刚到达城门口,他没有影子这件事就立刻被人们发觉了。有人善意地提醒他,有人惊恐地大叫,一群儿童则跟在他后边用烂泥块打他。施莱米尔逃进一辆马车并“痛哭起来”,直到此时,他才意识到“没有影子”的后果可能非常严重:“我已经开始预感到,在这世界上,金钱虽然比功勋和美德更有份量,但影子却比金钱更受重视;在过去,我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牺牲了财富,但现在我却仅仅为了钱就交出了自己的影子;在这个世界上,我将会变成怎样的一个人呢?”(202)这段心理独白虽然非常简短,却值得我们细细体味。首先,施莱米尔虽然意识到了影子的重要性,但却对这种重要性持保留态度。这可以通过前一个“在这世界上”(auf Erden)这个短语看出来,因为这个短语对影子的重要性进行了限定,将其与一个具体的外部环境联系在一起,使其成为相对的而非绝对的;随后的“受重视”(geschätzt)一词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保留态度,它透露出,对施莱米尔来说影子的价值是被这个世界赋予的,而非自在自为的。换句话说,不是“影子有价值”,而是“世人认为影子有价值”。其次,由于施莱米尔只是透过世人对影子的重视才意识到影子具有某种重要价值,因此这个价值本身对他来说是隐而不显的和陌生的,他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因此也不知道丧失它的后果究竟有多严重。

故事后来的发展表明,施莱米尔的预感是正确的。对施莱米尔丧失影子后的遭遇的描写占据了小说的极大篇幅,甚至可以说是构成了小说的主体。人们总是立刻就发觉他没有影子,女人们露出怜悯的神情,年轻人放肆地讥笑他,男人们则傲慢地蔑视他(204)。为了逃避人们的谴责,施莱米尔不得不过起一种“见不得光”的生活,此后又逃往一座没有人认识他的陌生城市,用一种假身份生活。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当施莱米尔在新的地方结识并爱上了一位美丽的姑娘米娜时,对自己没有影子这一事实的掩饰变得愈发艰难,也愈发令他痛苦。到最后一切还是败露了,米娜的父亲要求他“在三天之内带一个适合的影子”(221)去见他,否则就把女儿嫁给别人。由于施莱米尔无论如何也无法找到这样一个符合要求的影子,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姑娘嫁给了一个恶棍。

我们看到,施莱米尔为自己出卖影子的轻率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这个代价不仅是他当初完全没有料想到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他直到最后也未能理解的,因此他才会经历了种种遭遇之后发出“这都是为了一个影子!”(225)的抱怨。这一抱怨所传达的委屈和不解,表明他个人心目中的影子之轻与社会现实展现给他的影子之重始终未能调和。也就是说,种种遭遇并未让施莱米尔真正理解影子究竟为何如此重要,他得到的教训只是:失去影子后果很严重。如此一来,他在作品结尾处所发出的告诫,就将读者置于一种困难的境地,因为如果读者想要吸取施莱米尔的“教训”(248),就必须知道影子究竟代表什么,才能避免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也像施莱米尔一样稀里糊涂地丧失了影子所代表的那种珍贵的东西。如果影子的含义不明,施莱米尔的教训也就成了一个无用的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说,《施莱米尔》的不可理解性,实际上也是文本自身对读者发出的解读召唤,它将施莱米尔的困惑转化成了读者的困惑,读者必须以施莱米尔的无知状态为出发点来探究影子的含义,以求摆脱他自身所处的那种危险的无知状态。

影子 = 祖国？

从文本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影子的重要性是在施莱米尔进入代表着人群的“城门”（201）之后才开始显现的，并且它的价值并非实证性的，而是符号—功能性的，它以一种标识差异的方式在社会之中起作用：人人都有影子，如果没有影子，就是与他人不同的人、被“规矩的人”（202）排除在外的人。就此而言，影子无疑与个体的社会归属有关，丧失影子就是丧失某种社会归属。那么这究竟是何种社会归属呢？

19世纪至20世纪前半叶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影子代表着祖国。沙米索对于《施莱米尔》创作背景的一段陈述是这种理解的主要依据：“1813年的世界事件，我不被允许积极参与，我已经没有祖国了，或者说我尚未拥有一个祖国——这种感觉令我备感痛苦，但还在按部就班地生活着。那个夏天，为了分散精力，逗朋友的两个孩子开心，我开始写彼得·施莱米尔的故事”（*Sämtliche Werke* 87）。这里所说的“世界事件”，指的是1813年普鲁士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当时拿破仑占领了包括普鲁士在内的欧洲大陆大部分领土，欧洲国家多次组成反法同盟，抗击拿破仑的统治。沙米索之所以备感痛苦，原因在于他是一位长期生活在普鲁士的法国人，战争使他的双重国籍成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在这场发生在德法之间的战争中，沙米索既不能作为法国人参与，也不能作为德国人参与，他的归属感受到严峻挑战。

沙米索的这段话，很自然地诱使人们在影子和祖国之间划上等号。确实，在祖国和影子这两种事物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相似性：“影子虽然虚无缥缈，却像祖国、故乡一样，是一个人的天然财富之一，是他与生俱来的所有物，仿佛是同他本人一道成长的”（勃兰克斯 176）。勃兰克斯（Georg Brandes）因此认为，“沙米索在这篇大胆构想的寓言中表现了他的全部悲哀、他一生最大的痛苦”（176）。

事实上，归属感缺失的痛苦确实困扰着沙米索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沙米索1781年出生于法国一个贵族家庭，1789年大革命爆发之后，沙米索家族被迫离开法国，在荷兰、卢森堡和德国多地辗转流亡，最后定居普鲁士。这位兼具德法两种文化气质（Feudel 22）的年轻人，曾多次表达他对德法两个“祖国”的矛盾感情。在一封十七岁时写给兄长的信中，他苦涩地说道：“我是个外人、陌生人、法国人……我在这里只有熟人，没有朋友”（13）。然而二十五岁时，始终渴念着故乡的沙米索在回到法国后又给朋友如此写道：“巴黎或许会是一种教育，法国令我憎恶，而德国已经不那么可憎了，并且还没有再次变得可憎……”（44）既不能完全融入普鲁士社会，也不再能适应故乡法国的生活，这种无处是家的感觉让年轻的沙米索备感痛苦。

沙米索在其书信中多次表达出来的这种痛苦和无奈，似乎让“没有影子”和“没有祖国”之间的对应关系更加令人信服。但是这种“影子=祖国”的阐释也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托马斯·曼就是其中之一。在曼看来，这样的阐释“过分直白、过分清楚了”，他认为“施莱米尔并非讽喻，而沙米索也不见得是在创作时将某种思想，将一种理念置于第一位的人。他的座右铭是，‘只有生活才能感动生活’”（280）。确实，古往今来，因种种原因背井离乡、客居异国的人不计其数，尤其是在德国和法国这两个原本就有历史上的亲缘关系和文化上的

频繁沟通的国家之间,人员流动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一般来说,一个客居德国的法国人不大可能仅仅因为其外国身份就像《施莱米尔》的主人公那样遭受周围社会的排斥。因此,仅凭沙米索的法裔德国人身份和他的悲叹就断言影子和祖国之间的对应关系,确实没有足够的说服力。

或许正是为了避免这种任意阐释的嫌疑,有一部分学者宁愿将阐释严格限定在作品本身所表现出的内容范围内,满足于一种相对抽象的、去历史的解释,即满足于宣称影子代表了个体的社会属性,没有影子意味着个体丧失了其社会归属(Butler 8)。曼的观点亦可归入此类,他认为:“在《施莱米尔》中,影子成了市民实在性和人之归属性的象征”(282)。然而,正如学者舒尔茨(Franz Schulz)的批评所言:“把影子母题说成是涉及人与人之间的东西、约束性的东西,是接触点,是社会生活中串联性的东西,这难道不是一种向抽象哲学的过分逃避吗?”(430)

太过宽泛和抽象的概念尽管避免了任意阐释的嫌疑,却由于过低的区分度而无法对每个具体意象给予足够恰当的定位。本文不反对将失去影子理解为丧失社会归属,但任何归属都是对某个共同体的归属,那么困扰沙米索、促使他创作出《施莱米尔》的,究竟是对哪个共同体的归属危机呢?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像曼一样重视沙米索本人的座右铭,就不能不问:究竟是何种具体生活“感动”了沙米索,促使他写出这样一个故事?我们会发现,不仅像“市民实在性和人之归属性”以及“社会性自我”这类说法因过于抽象而完全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就连“影子=祖国”这个简单的公式也揭示不出沙米索创作这个故事时的全部具体情感。换句话说,与曼的看法完全相反,将影子解释为祖国非但不是“过分直白”、“过分清楚”,反而是还不够直白、还不够清楚。

不够清楚的首先是:祖国是指哪个祖国?按照一般的理解,如果影子是“一个人的天然财富之一,是他与生俱来的所有物,仿佛是同他本人一道成长的”,那么把沙米索笔下的影子理解成他所出生的法国似乎更恰当。但本文认为,若将影子理解为祖国,那么这个祖国指的主要应该是德国。首先,在沙米索关于《施莱米尔》的创作心境所说的那段话——“我已经没有祖国了,或者说我尚未拥有一个祖国”——中,“已经没有”的显然是法国,而“尚未拥有”的无疑是德国。“已经没有”是一种承认,它不含有行动的指示,无法创造情节;而“尚未”则是一种在期待之中有可能在未来实现的目标,它是行动/情节的动力。不难发现,施莱米尔寻回影子的努力,亦即作品的主要情节,正是由这样一种“尚未”的心境推动的。

其次,如果我们进一步探究影子意象所蕴含的“天然”这个含义,那么它还包含一种自然法则意义上的“自然而然”之意。在《施莱米尔》的法文版前言中,沙米索选择用影子的物理定义来解释影子的含义,固然含有曼所认为的讽刺成分(281),但在我看来,物理定义所具有的“事物自然如此”的含义,也反映了沙米索对自然科学思路的本能强调。如同中文的“如影随形”一词所透露的那样,既然影子是实体的自然附属现象,那么实体到了哪里,影子自然就会出现在哪里。沙米索给朋友的一封信清楚地表明,他在身份归属问题上所怀有的正是这种自然科学式的思路:“你对我说,只要我投身于一个地方,我就会找到一个祖国;不,事情是另外一个样子:无论身在哪里,我都没有祖国”(qtd. in Feudel 44)。由于事实上他所“投身”的地方主要是德国,即选择德国作为自己的定居地、用德语写作、加入柏林的文学社团,因此他的失落感显然更多地是由于德国这个投身之处未能如期待中那样带给他一

种“祖国”的感觉。

最后,尤为重要的是,沙米索的传记显示,他生活中的绝大部分遭遇、情感和体验都发生在德国,与法国关系不大,如果把施莱米尔丧失的影子理解成沙米索的归属危机的投射,那么我们在他与法国的关系中很难找到这种危机的对应体现。相反,在他与德国的关系中,则显示出结构相似的归属危机:一方面,如同施莱米尔千方百计地努力想寻回影子一样,沙米索的毕生愿望是成为一位“德国诗人”(Feudel 130),他甚至还将自己的名字从法文的阿德莱德(Adelaide)改成了德文的阿达贝特(Adalbert; Feudel 32);另一方面,如同施莱米尔寻回影子的努力充满艰辛一样,沙米索成为德国诗人的道路也绝非一帆风顺,而他在在这个过程中所遭遇的巨大而无形的阻力,既令他像施莱米尔一样痛苦和迷惑,也让他像后者一样体会到一种沉重的命运感。

作为新价值的德意志民族主义

如前所述,本文认为,沙米索在影子意象上所投射的是他面对德国的归属危机。但在这里,我们必须把沙米索本人以及勃兰兑斯等人所用的“祖国”这个概念替换掉,代之以“国族身份认同”。与主要依据出身的祖国概念及主要依据血缘和集体历史记忆的民族概念不同,国族认同是近代民族国家出现之后逐渐形成的一种带有政治色彩的共同体认同方式。某种意义上,小说中的施莱米尔之所以自始至终表现出对于影子真实价值的无知状态,原因也在于德意志国族身份认同在沙米索的时代尚在形成之中,还没有与其他一些传统的概念清晰地区分开来并形成一个独立的概念。而沙米索对于德国的归属认同之所以显得尤为艰辛,很大程度上则是由德意志民族主义的特殊性质和沙米索本人的特殊身份决定的。

跟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德意志民族主义在主导力量和产生形式上都有其特殊性。首先,在欧洲另外一些国家比如法国,由于民族主义主要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直接产物,因此它在共同体价值上与资产阶级价值具有较高程度的重合。与此不同的是,德意志民族认同的主要缔造者来自一个特殊的有教养的平民阶层,即职业知识分子阶层(格林菲尔德 337),这导致德意志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色彩。一方面,18世纪法国文化的入侵为这种民族情感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刺激,使得它从一开始就带有一种排法色彩;另一方面,诸如自由主义和物质主义等资产阶级价值观,在德意志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和排斥机制中并不占据首要位置。早有研究者指出,小说中施莱米尔对金钱的追求,同时也是一种“对归属和沟通的渴求”(Wambach 177)。小说开头部分对围绕在富商约翰身边的那个“有时庄重地谈着轻薄的事,有时轻薄地谈着庄重的事”,并且“特别喜欢幽默地谈论关于不在场的朋友的事情”(196)的圈子的描写不无反讽,但尽管如此,孤身一人从外地来到这个城市的施莱米尔还是对约翰金钱至上的价值观作出了迫不及待的迎合(196),他想要进入这个圈子的愿望显而易见。然而,正如前面说过的,施莱米尔最后痛苦地意识到:金钱虽然重要,为它出卖影子却得不偿失,因为丧失影子的后果更加严重。在《施莱米尔》的法语第二版前言中,沙米索再次明确地指出了影子具有一种可与金钱比肩、但在那个时代却不太为人所知的重要性:“金融学教导我们钱的重要性;影子的重要性却不那么普遍地为人们所认知。我这位轻率的朋友受到追逐金钱的欲望的驱使,他知道钱的价值,但却没有想到坚固之

物……他的经验告诉我们:‘勿忘坚固物’”(qtd. in Freund 61)。坚固(solide)这个词有物理上的坚实、牢固之意,正是通过这句话,曼得出了影子代表“市民牢固性和人之归属感”的结论。但是对沙米索而言,带给他切肤之痛的“坚固物”显然主要不是阶层意义上的市民身份,而是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国族身份认同。

德意志民族主义的第二个特殊性质是它最终破茧而出的方式。虽然民族情感在此之前已经在德国酝酿了将近一个世纪,但真正让德意志民族主义成为一种政治运动的却是拿破仑的入侵。1806年,拿破仑取得耶拿战争的胜利,随后占领了德国的大部分领土。德国人的民族情感受到重创,这反而在一夕之间奇迹般地催生了真正的民族主义。可以说,德意志民族主义是在法兰西入侵的直接刺激下诞生的,因此它从一开始就带有反法、仇法的色彩:“法兰西给德意志人提供了敌人,反对它,能使分裂的德意志社会各阶层团结起来,所有人能将其不幸归咎于它,并向它发泄其失望……没有法兰西的持续威胁所维持的蓬勃热情,德意志民族主义出生后就难以生存”(格林菲尔德 464)。

沙米索曾解释过“施莱米尔”这个名字的含义:“在犹太人的语言中,这个词通常是指那些笨拙的或不幸的、在世界上一无所成的人。……为了某种人人都追求的东西,他不得不付出额外高的代价”(Zeldner 117)。换句话说,“施莱米尔”意味着倒霉蛋。某种意义上,年轻的沙米索就是这样一个倒霉蛋,而那种人人追求的东西现在看来很可能并非指的是金钱和财富,而是作为个体的人最基本的共同体归属需求。小说中多次提及,对于施莱米尔来说,丧失影子是他的一种命运。无论是由于某种更高力量的介入还是由于纯粹的偶然,“命运”总是意味着个体不能决定自己的生活,意味着个体的意志不起作用。作为一种典型的冲击与反应型的民族主义,德意志民族主义虽然形成较晚,但一经诞生就迅速地在德国人心中扎下根来,成为一种异常牢固的情感,表现出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而它的反法、仇法的特殊性质,使得生为法国人却心仪德国文化的沙米索承受了巨大的情感折磨。

1806年拿破仑军队占领柏林后,赋税加重和供养驻军使得柏林居民对一切与法国相关的东西都充满憎恨。1807—1808年,费希特发表了著名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费希特和施莱尔马赫不放过一切机会贬低皇帝和法国(Feudel 46)。弥漫在周围环境中的敌意和疏离令沙米索备感痛苦,尤其是他一向尊敬和崇拜的精神偶像施莱尔马赫对于法国人的敌视态度,更是给了他“最具毁灭性”(Chamisso 87)的打击。1813年,也就是沙米索创作《施莱米尔》的那一年,被他称为“世界事件”的德意志解放战争打响。拿破仑军队撤出柏林之后,普鲁士民众关闭了大学,包括费希特和利希滕斯坦(Hinrich Lichtenstein)在内的教授和大学生们自愿加入了战时后备军。然而,当费希特等爱国主义者热血沸腾地准备为祖国而战时,沙米索却在经受内心撕裂的折磨:他愿意为保卫德国而战,却无法向自己的法国同胞举起刀剑(Feudel 62)。就此而言,他没办法成为一个与其他德国人完全一样的真正的德国人,正如小说中的施莱米尔明知影子重要,却不肯/不能用灵魂来换回它一样。

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把施莱米尔等同于沙米索,但在这个四处碰壁的人身上无疑有作者的影子。曼曾对《施莱米尔》中的一件事感到不解:为什么人人都能立刻就发现施莱米尔没有影子?(275)对此或许可以解释为,因为沙米索身边的人总是立刻就能发现他不是纯正的德国人。据同时代人的记录,沙米索二十二岁时还只能“费劲”地说着“结结巴巴”、“支离破碎”的德语。就像施莱米尔无法掩饰自己没有影子的事实一样,沙米索也“绝对无法否

认自己身上的法国人特点”，“语言、意识、感受方式……一切都让人想到他的出身”（Feudel 22）。而在德意志解放战争时期，德语是爱国诗歌最喜爱的主题。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的《德意志祖国》（*Des Deutschen Vaterland*）将德国界定为德语之国，同时也界定为“每个法兰西人都被称为敌人而每个德意志人都被称为朋友的国度”（格林菲尔德 458-59）。不难想象，沙米索身上那种“绝对无法否认”的法国人气质和结结巴巴的德语，必然让他在风起云涌的反法情绪中有无处遁身之感。

前面提到过，学者巴特勒（Colin Butler）将施莱米尔失去的影子解读为抽象意义上的社会归属丧失。由于这一解读脱离了具体的现实指涉，巴特勒不能理解为什么施莱米尔无论如何就是无法找回自己的影子，因此他认为这是沙米索以童话形式制造出的一种“伪绝对”（9），是以命运为托辞而排除行动和自由意志的作用。他由此断言，施莱米尔的悲叹是一种“既没有现实主义的灵活性，也没有悲剧的痛苦责任感”的自怨自艾（13）。如果考虑到作品写作年代德国的民族主义政治氛围和沙米索在德法之间的特殊身份，或许我们就不会对沙米索和他笔下的主人公做出这样的指责了。

在小说中，绝望的施莱米尔曾做过一个极具乌托邦色彩的梦，在梦里所有人没有影子，但大家都很快快乐（239）。这个无影天堂的乌托邦，或许是沙米索在面对风起云涌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时内心最隐秘的愿望，但他深知这一梦想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小说最后，始终无法找回影子的施莱米尔选择远离人类社会，成为一位几乎仅与自然打交道的科学工作者。现实中的沙米索则在 1815 年，即《施莱米尔》出版一年后，以植物学家身份报名参加了一个由俄罗斯人科策布（Otto von Kotzebue）组织的科学考察队。像他笔下的施莱米尔借助七里靴环游世界一样，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沙米索乘着“留里克号”探险船远离欧洲，行迹最远到达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亚和夏威夷等岛屿。

不过与施莱米尔不同的是，沙米索并未终生远离社会。1819 年，即结束探险之旅返回柏林之后的第二年，沙米索被授予柏林大学荣誉博士，并获得一个植物园的工作职位。同年，他入选德国最古老的自然科学联合会“利奥波第那科学院”（Leopoldina）。多年以来苦苦追求的东西终于获得实现，柏林这座德国城市认可了他（Feudel 102）。此后的生活虽然也不乏波折，但总体来看可算一帆风顺。他娶妻生子，担任《德意志缪斯年鉴》（*Deutscher Musenalmanach*）主编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在 1828 年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写道：“青年时代的愿望在年老时获得实现；我现在几乎相信我是一名德国诗人了”（*Sämtliche Werke* 130）。作为《施莱米尔》的作者，沙米索的后半生走出了一条与他笔下主人公迥然不同的道路，对于影子所代表的那种“坚固物”，他似乎比施莱米尔更懂得其价值和重要性，正如曼所说：“年轻的沙米索善于以切身痛苦评估一个健康影子的价值”（282）。□

参考文献【Works Cited】

- Butler, Colin. "Hobson's Choice: A Note on 'Peter Schlemihl.'" *Monatshefte* 69 (1977): 5-16.
- Chamisso, Adelbert von; *Sämtliche Werke in zwei Bänden*. Hrsg. von Werner Feudel und Christel Laufer. Band II. München: Carl Hanser, 1982.
- Feudel, Werner. *Adelbert von Chamisso: Leben und Werk*. Leipzig: Philipp Reclam jun. 1980.

- Flores, Ralph. "The Lost Shadow of Peter Schlemihl." *The German Quarterly* 47. 4 (1974): 567-84.
- Freund, Winfried. *Adelbert von Chamisso Peter Schlemihl: Geld und Geist: einbürgerlicher Bewusstseinspiegel; Entstehung -Struktur -Rezeption -Didaktik*. Paderborn: Schöningh, 1980.
- Kuzniar, Alice A. "'Spurlos . . . verschwunden,' 'Peter Schlemihl' und sein Schatten als der verschobene Signifikant." *Aurora* 45 (1985): 189-204.
- Lommel, Michael. "Peter Schlemihl und die Medien des Schattens." *Athenäum—Jahrbuch für Romantik* 17 (2007): 33-50.
- Schulz, Franz. "Die erzählerische Funktion des Motivs vom verlorenen Schatten in Chamissos 'Peter Schlemihl.'" *The German Quarterly* 45. 3 (1972): 429-42.
- Wambach, Annemarie. "'Fortunati Wünschhütlein und Glückssäckel' in neuem Gewand; Adelbert von Chamissos Peter Schlemihl." *The German Quarterly* 67. 2 (1994): 173-84.
- Wiese, Benno von. "Das Problem der Märchen-Novelle; Dargestellt an Adelbert von Chamissos Erzählung 'Peter Schlemihls wunderbare Erzählung.'" *Monatshefte* 48. 3 (1956): 13-18.
- Zeldner, Max. "A Note on 'Schlemihl.'" *The German Quarterly* 26. 2 (1953): 116-17.
- 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二),刘半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Brandes, Georg. *Main Currents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Vol. 2. Trans. Liu Banjiu.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1988.]
- 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王春华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 [Greenfeld, Liah.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Trans. Wang Chunhua, et al. Shanghai: SDX Joint, 2010.]
-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Marx, Karl.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Beijing: People's, 2001.]
- 曼:《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朱雁冰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Mann, Thomas. *Suffering and Greatness of the 19th Century*. Trans. Zhu Yanbing. Hangzhou: Zhejiang UP, 2013.]
- 沙米索:《出卖影子的人》,刘德中译,载孙凤城编《德国浪漫主义作品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第195-248页。 [Chamisso, Adelbert von. *The Man Who Sold his Shadow*. Trans. Liu Dezhong. *Selected Works of German Romanism*. Ed. Sun Fengcheng.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1997. 195-248.]
-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Wittgenstein, Ludwig.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Trans. Li Bulou. Beijing: Commercial, 2000.]